

/// 岁月静思

由春雨读懂桃花

■周天红

春雨细细蒙蒙，点滴飘落；桃花明艳绽放，微笑的模样。

雨是桃林间的精灵，如丝如密；雨醒万物，也醒桃花。所以，乡间才有“春雨弄花”之说。

团鱼滩，是村子里最大的桃树林。一条小溪从村子口自西绕着向东流，形成圆圆的一个滩子口，似有“团鱼”的模样。那里的桃树成林，满地成行，是村子里最有灵气的地方。那桃林是三叔引种的。三叔出门帮人看守果园，五年时间，钱没挣着多少，技术却学了一手。三叔种桃，边种、边嫁接、边扩展，品种和面积都小有规模。团鱼滩就成了三叔种桃的主战场。三叔种桃的手艺，远近都是有名的。三叔还带动了村子里十多户人家种桃。春雨醒动，满村子都是桃花的春天。

前些天还是枯枝与瘦条，一场春雨，一点一滴，枝条就丰润起来，那节、那芽拼命地睁眼。再来一两场春雨滋润，芽醒了，林间偶有三两朵早花。天空还有些微凉，花已是迫不及待，然后染得一个林子都是花。那满山遍野桃花朵朵，蜂儿在林间飞舞，蝶儿在枝头驻足，还有那些飞来飞去的红蜻蜓……林间已是生机勃勃的场景。团鱼滩更是热闹了——溪边有鸭群戏水，林边有水牛吃草，林间还有劳作的村民时不时地唱响山歌：“村子东边一条牛，桃花林里一阵风，妹妹溪边来挑水，笑问一声哟，今年庄稼种不种？”花是被雨弄醒的，人是被花弄欢的。桃花如林，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，能不放声高唱一曲？虽然那些歌声有些

粗犷或沙哑，但在春雨花香的滋润下，都是顺耳的。

春天团鱼滩里的桃花林，当然是娃儿们的天堂了。戏着春雨，伴着桃花，割草的割草，看花的看花，追逐花蝴蝶抑或是红蜻蜓，斗斗草或是比比脚力赛赛跑，那都是好玩的游戏。“疑怪昨宵春梦好，元是今朝斗草赢，笑从双脸生。”村子里的男女娃娃都聚在团鱼滩上，游戏、奔跑、说笑，迎着春雨春风，被桃花映红了脸，闹出了村子春天的风貌。

在那些春天的桃花林里，二妹一直紧紧地跟在我身后。割牛草、打猪草、捉红蜻蜓、到小溪边摸鱼摸虾，二妹都紧跟在我身后。从村子口的团鱼滩去白合场读书的路上，伴随着

春雨春风，二妹还是紧跟在我身后，像一朵飘散的小花一样。团鱼滩的滩子口有一座断桥，早早上铺两块扎实的大石桥板供行人过河。后来，一块桥板被洪水冲断了，只余下一块晃荡的桥板和几个石墩子了。断桥是村里人进村的唯一通道。过了断桥，走七里坪，再上老鹰岩，回头看着村子里以及团鱼滩上的灿烂桃花，那一刻，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家犹如仙境，充满活力，是自己此生都难以割舍的地方。炊烟笼罩的村子，随时为人敞开一扇门的家，都和桃花一样美丽动人。

二妹听完我的感慨，说：“你是不是有点太书生气了。”

我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真正离开了这里，你就明白了。”

翻过老鹰岩去白合场，那里有一条公路，连接着城市和远方。从老鹰岩去白合场读书的每一个春天，我经常坐在老鹰岩的那块大石头上，看一眼春雨桃花里的村子，再看一眼路那头目所能及的城市和远方。偶尔睡着了，梦的一头是家，另一头呢，则是那些闪烁霓虹里的城市和理想。一滴春雨落在脸上，醒来时，一切都成空幻，只有桃花和家在眼前。待我翻身下了老鹰岩，已是母亲挑水点火在灶台上煮饭的时间。花香与饭香，都是诱惑。

中学毕业，二妹没能考上大学。之后的那个春天，二妹收拾行囊顺着打工的人流翻山越岭上车转车去了远方的城市。我不知道，当她走上老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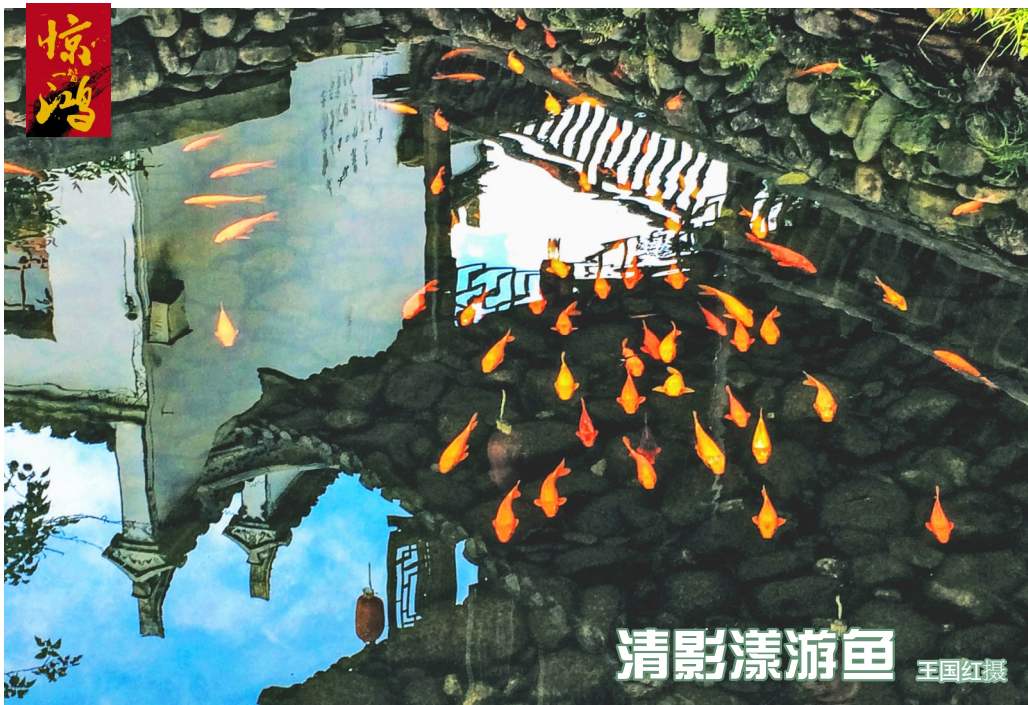
岩时，有没有来得及回头看一眼满山的桃花和村子东头的那个家。

去年春天，我回了一趟村子。村子却早已人去屋空了，村头村尾村东村西，一个村子里，常年只有五个人居住。那些空置的老房老屋，年久失修，有些都垮了。断墙与残瓦，荒草与破苇，在春风春雨里萧条，无声无息。栽种桃花的三叔呢？他两年前被一场大病带出了桃花林，去了另一个世界。那些桃花，却还在春雨里迎风开着。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我在这里，你们都去哪里了呢？

我在长江边的小城里，像一瓣桃花一样随着风雨飘零，为了生存与生活。小城里没有桃花，只有一成不变的霓虹与广告牌，道边人工种植与更换的绿草四季一个模样。长江流水从自己身边一天天如年轮一样匆匆而去，留下的，只有城市漫长的夜。

有一晚，在小城滨江路的一个烧烤摊上，我无意中对二妹谈起老家的村子、断桥、小溪、团鱼滩的桃花林，以及村子里栽种桃花的三叔等人，也许是因为情感和啤酒的双重催化，二妹放声大哭，久久不止。我知道，她已经五年没有回过老家了。那个栽种桃花的三叔，就是二妹的养爷。一个单身老汉，把一生都放在了那片桃林以及那些年年开放的桃花里。

又一个春天，走在城市的路口，一滴春雨点在脸上，突然想起老家的那片桃林以及那些被春雨弄醒的桃花，我知道，是时候回家了。



/// 城市印象

■夏学军

你的城市还有报刊亭吗？你有多久没光顾了？

那天我急需一份本地晚报，走遍大街小巷却不见报刊亭。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报刊亭买过书报杂志了。它是什么时候消失的？我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多少年了，人们早已习惯了默默存在的报刊亭，甚至习惯到了忽视它的地步；可当需要时才发现，它的消失如此令人措手不及。

以前，在互联网时代尚未来临时，报刊亭覆盖面很广，几乎城里的每个路口都至少有一家。这些报刊亭时常更新售卖

品类，间接地传播着各种新式文化浪潮。

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，有了一点可以自由支配的钱。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我花在购买书和杂志上了，自己最常去的地方除了书店就是报刊亭。特别是报刊亭，我每个月都要光顾几次，围着亭子四周搜寻一遍“宝藏”，并陶醉于油墨清香中。我常光顾的那个不起眼的四方方的绿色小亭子，藏着我的青春，以及那丰富美好的纯朴岁月。《人物传记》《美化生活》《健与美》《演讲与口才》是我颇为爱看的杂志，还有那助我提高文学修养的《散文》《人民文学》，让想象力飞驰的《飞碟探索》《科学画

报》……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多姿多彩的精神小世界。

那时，我把自己所关注期刊的出刊日记得清清楚楚。大部分杂志都在月初的几天出刊，而我恰巧在月末发工资。因此，到了杂志出刊日期，钱包鼓鼓的我就像“富翁”一样，飞奔到常去的报刊亭。因为经常光顾同一家报刊亭，老板对我非常熟悉了，常常是我一去，话不用多说，他就把最新的期刊拿给我。我至今仍忘不了老板那质朴慈祥的笑脸。历经一个月的漫长等待，拿到杂志的那一刻，喜悦和满足充盈心房，那种幸福感不可名状，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为快，边走边看。

从昔日在墨香中翻阅纸

张，到如今滑动手机屏幕，迅速地获取大量信息；从每天或每月固定在报刊亭里买一份报纸或杂志挑个时间集中阅读，到如今文章数字化随时随地阅读……时代浪潮奔涌向前，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发生变化，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实。阅读的形式变了，但并没有消失，只是人们逐渐习惯数字化阅读后，就再也拿不起一份报纸去读了，报刊亭的消失或数量大幅减少便成了一种必然，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一些东西。

另一方面来说，报刊亭实际上是随着人们被日渐消磨的耐心一起逐步消失的。人们慢品生活美妙的能力不见了，一

切仿佛进入了快车道，快餐化阅读、短视频等席卷生活，一些人甚至没有耐心看完一部时间较长的电影，快进、二倍速成了常规操作。如今，我偶尔看见一些老人家戴着老花镜在认真地读报，竟然产生一种恍如隔世之感。

纵然有再多的伤感与遗憾，终究到了我对报刊亭说再见的这一天。但它永远不会在我心里消失，它承载了我太多美好的回忆。每次我陷入这些回忆当中，品味到的都是浓浓的眷恋与温馨。

迄今为止我最后一次去报刊亭买书报杂志是什么时候？买的是什么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忆寻报刊亭